

| 陶土探病系列

手术中

Operating Theatre

手术室

再生情缘

New Life
Passion

杨牧谷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陶土探病系列

再生情缘



杨牧谷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生情缘/杨牧谷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4. 9

ISBN 978 - 7 - 5112 - 6843 - 3

I. ①再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0190 号

再生情缘

作 者: 杨牧谷

责任编辑: 张盈秀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周周设计局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 - 67078241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angyingxiu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2 - 6843 - 3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更新版序

英国诗人约翰·邓恩(John Donne, 1572—1631)有一句名言：“没有人是一个孤岛。”这句话我们自小就朗朗上口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尽管平日不察觉，其实在海底下我们是彼此相连的，是一个半岛，而非一座孤岛，不管你自觉是多么违世孤独。但真正有份于塑造我性格的，是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(Nicolas Berdyaev, 1874—1948)，他比约翰·邓恩更进一步，指出人不仅不是孤岛，他与所处的群体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：他影响着群体发展的模式与方向，同样，群体亦在塑造他的性格(Personality in Community)。

《再生情缘》以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。正如在书中交代过的，此书是1992年我患鼻咽癌时，每天到医院就医，回家时坚持按就医过程记下的体验。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，不说由治疗引起的疼痛，单说治疗进入第三周后全身像散掉一样乏力，不要说做什么事了，每天早上去医院就是一场搏斗。但当时既没有人对我作预告，又碰上身体发生了特殊变化(无日无

之),最惨的是求问无门,你完全是被囚在一个无助的死角。当时支持我每天记下就医过程的只不过是一个信念:“我既完全无助地走过这趟水火之旅,其他人就不必再无助地忍受这样的痛苦。”结果这本书自出版以来,再版了很多次,也帮助过无数的人。事实上,它也改变了我半生生命的秩序,探望与帮助病人成了我使用时间、精神与机会的最优先次序。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说,它把我从书堆中拯救出来,叫我敢于面对群众,而且甘于接受这样的改变。

借此再版机会,特记此事为序,想来是适合的。

杨牧谷

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日

再生与情缘

疗养的日子是一趟再生旅程,生理的改变不必一一细说,心理的改变却叫我惊讶,而此种改变是在接受放射治疗之前的检查时便开始的。

那时我发现自己对“生”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,不是因为自己怕死恋生而有的崇敬,乃是因看见病友那种坦然踏实地承担人生苦难的态度而来的,特别是那一班劳苦大众。

平日我知道他们的存在,是透过报纸和电视的;今日我握着他们的手,与他们坐在候诊室三四小时,谈着一些很深入的问题,有时放怀大笑,有时黯然泪滴。护士叫着他们的名字,他们就立刻站起来,揩一揩眼角就昂首进入直线加速器治疗室,就好像在茶楼轮候,突然叫到自己号码时那样兴奋。

他们没有埋怨,甚至不诉苦,永远是那样平静地承受一切。有时泪流在他们黝黑粗糙的脸上,就叫我想起雨水洒在田中耕作的农夫身上,抹一抹就可以再来过。在他们的身上我触摸到生命的真实、深潜和神圣,叫人肃然起敬,霍然有悟。

这种领悟跟反省而悟或读书而悟,是全然不同的。它很直接、很具体,因为他们就是那么活生生地坐在我的面前,哲学的领悟从来没有这种味道。然后我发觉自己每天都自然地提早一点到医院,接受治疗后也会逗留得久一点才离去。我好像在追补昔日在观念世界失落了的东西——发现自己对“生”有一份深层的崇敬

和新鲜的好奇。书名用的“再生”，起码有一大半是指此而言。

人与观念接触，并由此而生出的会通，是生不出情来的。与人接触，常有感应，并且珍惜这份关系，我称之为“情缘”。它是一种叫人珍惜、念念不忘的关系，这跟流行文化那种事事推诿于外力的“缘”没有关系。这次治病给我最宝贵的启迪，就是领悟情缘的重要性。它重要到一个地步，足以叫我重整日后的目标和方向：我相信这场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，病愈后的生活与工作都属于新的一页，而新的阶段我愿意以人为工作的对象，不仅是观念与文字。

决定把这个阶段的感受记下来的原因，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愤怒，愤怒于撒旦弄人，屡用其极。我想这种愤怒之情到第三篇仍可感受得到，第四篇开始就平静下来，因为那时我已知道撒旦是必然失败的。不是我的能力足以打败撒旦，只是神喜欢用我的软弱来击败它。

我对神的一个恒久赞叹乃是：他能把人的失败变为成就他旨意的媒介。也许是这个缘故，保罗喜欢夸口自己的软弱，“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”（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，另参十一章30节）。

本书上下两篇都是他的能力覆庇我之软弱的结果。

上篇的写作相当辛苦。那时的身体非常虚弱，精神委顿，加上1993年初香港遇上连续不断的寒流，寒冷的日子又长又难受，但我逼自己每天都要写一点，不能躺在床上由日出到日落。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反省与挣扎的过程，就算我每天只能做一点点，总好过荒废放弃。我对自己说，绝对不能容让撒旦有半点工作的空间，不容许它撒下怀疑或沮丧的种子在我里面。简言之，不容许它有

成功的可能。

写好了前三篇，一直觉得应该写得更好，却是修改无力，便战战兢兢地把第一篇传真给《时代论坛》。当时就像第一次投稿的心情，不见他们来电联络，也未见刊出，那时就有被“投篮”的感觉。

想不到刊出后反响不错，从港内港外，国内国外，慰问与打气的信不断寄来，除了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朋友外，最特别的是那些与我患着同样疾病的人，他们表示很得帮助——他们成了我下笔的对象。我对自己说，要为他们而写。

于是有系统地再思重组一连串的问题：疾病对人的家庭、事业、理想、生活有什么影响？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日子里，我可以做什么？神如何还在我身旁？在苦难里真的可以积极地生活吗？假如这是最后一天，我会怎样度过？如何面对死亡？如何活下去？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可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？到最后一部分，我决定尝试窥探中国儒道佛三家是怎样面对苦难的，宗教界和基督教神学又是朝哪个方向努力，然后我尝试提出一条中国基督徒在苦难问题上可以走的路。这便是上篇写作的背景。

这趟火之旅可能颇长，有些文章亦过了《时代论坛》能容忍的限度，因此上篇 22 篇文章中，论坛只登了三分之二左右。好些过长文章都要劳烦刘洁玲小姐删改。她每次来电都是歉意连连，她不知道我对她的歉意更大。

下篇也只是一部分在《壹周刊》上刊登过。写这辑文章的目的是记录疗养过程中一些实际有用的资料，因此与第一辑的反省性不一样，它是资讯性的。

严酷如癌症的，一定会在病人中间衍生出许多恐惧和由恐惧而产生的迷信。加上在一个公共医疗工作负荷过重、医生少与病人沟通的传统下，癌症病人通常要忍受许多由无知造成的痛苦。倘若再加上街坊流传的秘方，癌症病人就受害更深了。举例来说，工薪阶层一旦知道自己患上癌症，很多人会信一些中草药的奇效，或是自己买来煎服，或是上内地求医，结果徒然浪费时间，使病情加深。写下篇的目的就是想把癌症及其医治的一些实际资料传开去。

下篇讨论的问题是自成一体的，由怎样早查知癌细胞的存在，到医生会采用的检查，及后来用的三种传统治癌方法开始，到疗养期要注意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可预期的后遗症，以及病人和病人家属要怎样做才会发挥最大的帮助效益。最后一部分是指出新的治癌方法为什么会更有效、更少痛苦——这一方法就是免疫疗法。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加强自己的免疫系统？又当怎样建立一种免疫的生活方式？

这部分文章适合大部分的癌症病人，可以留案待查。教牧人员以此来帮助患癌的会友亦是适宜的。

最后要说的是附篇。那是患病期间唯一一次应邀主持的公开演讲，是为“饥馑三十”做的。其取向是世界性的，本书没有这类文章，故收在里面，聊备一格。

信心加上一点忍耐，我深信癌细胞就失掉它的存活空间了。

杨牧谷

一九九三年春

续期的书

1992年冬,活组织检查证实我患了鼻咽癌。

1993年夏,所有的治疗都完成了,我把整个患病与医治的过程都写下来,目的是希望以后的病人不必忍受那种无知无助的折磨。在《再生情缘》的“跋——只有感谢”中,我这样写着:“过去半年的路,现在应该来个了结,因为新的路已然展开,我已做好准备再上路。”

我的确看到了新路,并且在上面走着。一班同工与我开始了“21课程”和“道场”的工作,每天6时多我就上班去,主持两个办公室的工作,结束了几十年起床就到书房的工作模式。有时下班后,路遇风吹雨打或人潮车潮,我便对妻戏言:“晚节不保,再堕尘网。”

我哪里知道能“再堕尘网”是一种福气?

能上班是一种自由,也是一种气力的表现。1996年6月,我第一次感到上班的自由与气力都不是必然的,人生会因太多不定的因素突然中断。若不能重返,那就是个了断。

1996年6月29日是我返医院作例行内窥镜检查的日子,一直用心照顾我的邓传儒医生亲自给我喷麻药。这一次麻药分量足够,因此内窥镜进入鼻道时全无困难,我则密切留意他的面部表情。不一会儿,我希望不会出现的面部表情出现了——邓医生皱着眉头,对我说:“有些东西长了出来,要做活组织检查。”取活组

织时，他让我看电视荧幕，我看到一只像蘑菇大小的东西长在左边的咽壁上。

邓医生拍了照片存档。因为镜头取拍的角度不同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一只像浸发了的干贝（江瑶柱）的东西。邓医生安慰我说，以他的经验判断，这不像癌症复发。无论怎样，留待活组织化验报告出来后再作判断是聪明的。

坦白说，那两个星期我很难过，像个刚出狱又要等再判罪的人，日子过得无奈又无言。

7月11日回医院看报告，报告说活组织本没有癌细胞的踪迹。我与秀娴都高兴得很，我不断说自己像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，本已到期归还，馆长却对我特别宽容，让我可以“续期”。我就是一本续期的书。

但我心底有几个不解的问题：

“这只‘浸发的干贝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若说是伤口复原时多长出来的息肉，为什么息肉会是有边界的干贝的模样？不像一般息肉是半圆的，覆盖着伤疤？”

“若是息肉，为什么不是停止电疗一年之后长出来，却是超过三年后才长出来？三年正是鼻咽癌最高的复发期，三年过后，复发的曲线急速下降，然后一直保持在低发率的水平。我的息肉为什么会在三年后才长出来？”

还有，我上一次的癌肿瘤是长在右边的咽壁，现在这只“干贝”为什么会长在左边？

1996年7月却不是可以问许多问题的时候。整个夏天，我要用7周时间在6个城市工作，把“21课程”和“道场”的工作带

到东南亚、美加和欧洲。在第一站的台湾和最后一站的爱民顿,还要讲许多次很长的道(90分钟长)。但在整个暑天的工作期间,我都对自己说:“借来的时间,续期的异象。”

* * *

也许到了最后一站爱民顿,我的精力消耗得实在快,那边的弟兄姊妹很担心我的健康。爱民顿的肿瘤研究做得很好,当地有一家肿瘤中心,除了有最先进的仪器和资深的研究员外,布置得不像医院,乃像高级的酒店,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也是非常友善。负责安排我在当地教会主领神学讲座及培灵会的筹委会主席潘弟兄,与当地一个肿瘤学家卢洪恩医生作了特别安排,要我翌日就做核磁共振扫描(MRI scan),卢医生还说会亲自向我解释结果。

报告出来了,结论是:“我们有足够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癌症复发。”

卢医生不同意这结论,认为结语太强。他认为扫描显示的资料只能说是“一半一半”,意思就是说,显示的资料可以说是复发,也可以说不是。

我问他若是复发,医生会怎样医治?

他只告诉我复发的疗程会比第一次辛苦,因为“那地方的细胞是有记忆的,几年来它受过的搅扰会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反扑势力”。他还加上一句:“这一次癌细胞很可能会向后退而进入头颅骨,使骨腐坏,医生便要把腐骨刮出来。”

回到香港,我把核磁共振扫描的胶片及报告拿给主诊医生看。他仔细看完,便安排我做电脑扫描(CT scan)。

在候诊室,我看见几个面容被癌症摧毁得十分恐怖的病人,两个病人的左脸挂着巨大的肿瘤,眼睛已经没有了,肿瘤的外皮血红欲滴。另一个大概是右脸做过手术,颧骨没有了,形成一个下陷的大洞;右眼最古怪,它低于鼻梁近一英寸,仍然有眼睑,好像还包着一颗会动的眼珠,模样很可怕。他本来坐在我的旁边,我没办法逼自己跟他说话,就带着逃避的心起身离座,但内心有一份内疚及不安。

我问自己:“假如再发怎么办?”“像他那样怎么办?”

真的,假如再发怎么办?结果会像他们那样吗?这是1996年夏天一直存在我心底的问题。候诊室病人的面容叫我无法再逃避。我相信这也是经过第一次治疗的癌症病人常会问自己的问题。

明天我要到医院看电脑扫描的报告,今天的心情又恢复那种焦虑的煎熬。我决定要修订《再生情缘》,多加一栏去探讨这问题:假如癌症复发怎么办?

* * *

今天邓医生肯定地告诉我:那不是复发,只是一种息肉,且是经几个医生一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。

爱民顿的报告说是复发,且说有足够的证据。

香港医生说不是。

我接受香港医生的结论,这与地域感情无关,更与贪生怕死无关。简单说来,它只是一种生存策略。不错,是一种应付“假如旧病复发要怎样”的策略。

再堕尘网后,工作的性质及方向都有很大的改变。简而言之,能专心读书及写作的时间少了,有时不无惋惜之意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,就是辅导病人仍占了我工作优先列表的上项。有病人想跟我谈话,我就会放下工作——无论那工作是读书、写作或开会,我感觉上帝很喜欢我这样调动。

也许是自己敏感了,也许是基于实际的需要,自6月起,来找我辅谈的病人很多都是癌症复发的,今天有些已经返回天家了。

癌症复发或怀疑是复发,对病人及家属而言,无疑都是晴天霹雳。虽然自第一次病发起,病人的天也不会晴到哪里去,但再发消息的霹雳感是绝对真实的,因为病人一定收集了不少“再发就不妙”的资料。

再发当然不妙,但这就等于绝望,因此只能坐以待毙吗?接受辅谈的病人不少是抱这种态度的。开始辅谈一个病人时,我有足够资料鼓励他不要放弃,但多几次辅谈,就需要多一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解释,于是我开始搜集及阅读这方面的书刊了。累积下来,怎样应付癌症复发的资料竟也不少,它们都是先帮助了我,然后才用在辅谈上的。我发现病友对这类资料较感兴趣,可能是比较人性化吧。不过人性化后的资料还能否符合科学的要求(即覆盖面要够广),倒是个真实的问题,只是它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了。

就在这时候,出版社通知我《再生情缘》要再版了,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把新的资料加进去。这是增修版出版的原因。

* * *

增修版一共增加了4.5万字之多,共分两类。

第一类是上述的“假如癌症复发怎么办”，它尝试冷静地分析再发的恐惧，以及对付这种恐惧的方法，包括对自己、对医生、对家人及对上帝四方面。

缠绕病人最久最深的问题，其实不是医疗性或资料性的，而是神学性的——都是关乎病人命运的问题。本于第一次病发经验而写成的《再生情缘》虽然也有讨论神学方面的问题，但缺乏了圣经方面的教导，这是我出书后一直耿耿于怀的。这一趟趁着再版增修的机会，决定加入较详细的圣经讨论的部分，这是解释诗篇十三篇：“长夜漫漫”的原因。

本部分原是小女玄风被诊断出患上红斑狼疮后三天开始研读的，当时只觉诗人一字一句都像在替自己说话一样，而且不是温文尔雅地说，而是有时狂吼、有时哀求地说。说过后，我的心境平静下来，且能与诗人同语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”——我经历了一趟奇妙的心灵医治之旅，也深深体会圣经的实在和宝贵。后来就在圣约团契的研经聚会上分享出来。

说着说着，我发现圣经对我有这么真实又适时的帮助，不是因为偶发偶遇的灵感，当然也不仅是本于研究来阅读，而是二者的结合：是因为以前对哀歌的研究（诗篇十三篇是一首个人哀歌）、对诗篇语言的了解，现在加上了圣灵的感动和自己的经历，因此诗篇十三篇能对我发挥医治的效果。

这样说来，要本诗对现今病者发挥同样的效果，仅有属灵的劝勉与鼓励是不够的，一定要让读者对一般性的哀歌及个人哀歌有起码的了解，才能产生作用。因为说到底，叫人得帮助的是上帝的话语，不仅仅是个人的经验与解释。

我用了颇长的篇幅来解释哀歌在诗篇中的角色与功用,这部分是未刊登过的,却对了解像诗篇十三篇一类的经文颇有助益。对解释经文本身,我也是按释经者应有的责任来做,即会处理经文的文法及背景等问题,倘若读者觉得不易消化,略过去也无不可。

现代意义这部分则是按经文引申出来的,包括:漫漫长夜(1至2节)、曙光初露(3至4节)和感谢赞美(5至6节)——那正是我经历过的医治过程。

目 录

序	1
更新版序	1
再生与情缘	3
续期的书	7
上篇	1
RW92—2095	2
痊愈不是终极的关怀	6
“为什么是我”、“为什么不是我”	10
撒旦,你注定是失败的	15
苦苦相连	22
宠坏了	27
老婆婆不再来	31
岂有不容置疑的权利呢	37
没有味觉的日子	42
神是要我们漂漂亮亮地活下去	47
生命不是一场家家酒	53
死亡,我会比你长命	61
另类作息	67
“最后今天”	74